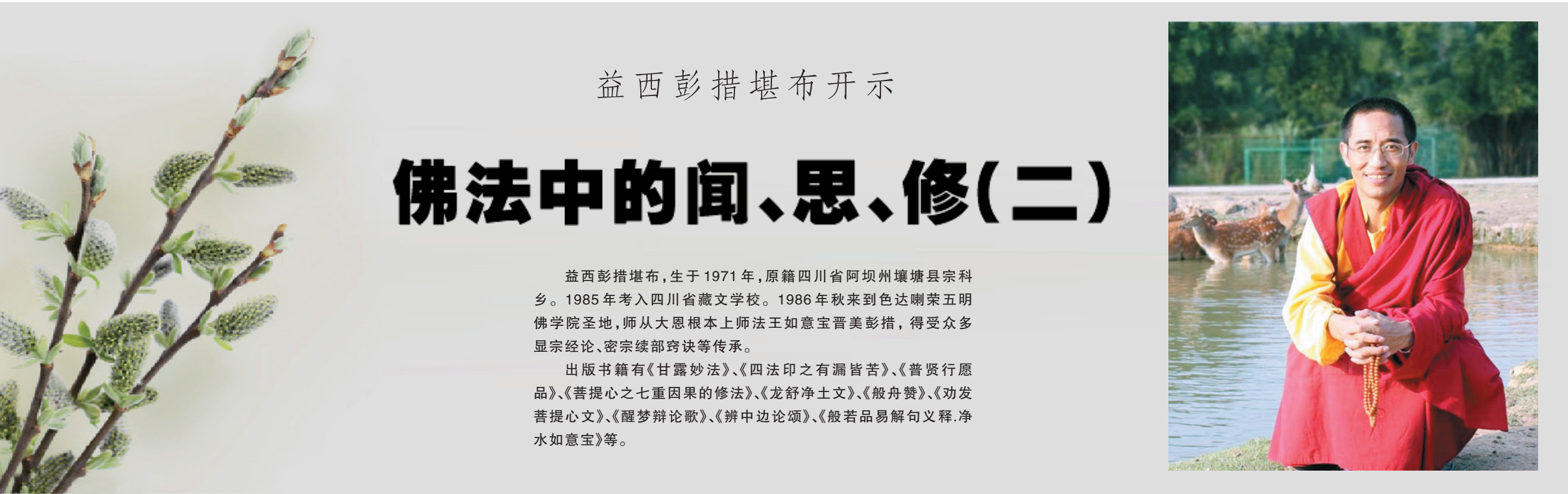




益西彭措堪布开示

佛法中的闻、思、修(二)

益西彭措堪布,生于1971年,原籍四川省阿坝州壤塘县宗科乡。1985年考入四川省藏文学校。1986年秋来到色达喇荣五明佛学院圣地,师从大恩根本上师法王如意宝晋美彭措,得受众多显宗经论、密宗续部窍诀等传承。

出版书籍有《甘露妙法》、《四法印之有漏皆苦》、《普贤行愿品》、《菩提心之七重因果的修法》、《龙舒净土文》、《般若赞》、《劝发菩提心文》、《醒梦辩论歌》、《辨中边论颂》、《般若品易解句义释.净水如意宝》等。

要认识到闻思的目的是为了断除烦恼而修行

现在很多人学佛只是在研究佛法,在文字上下功夫,好一点的,在理论上思考、总结一下,以为道理通了就什么都已经搞定了,已经没有什么可以学的了。其实佛法最大的价值,是在修行的时候,能够直接有效地对治众生相续中的我执和烦恼,因此闻思是为修行服务的,是在为修行打基础。修行这个阶段才是真正展现出佛法的强大力量的时候。

对广大的初学者来说,修行的内容,主要就应该围绕如何断除对自我危害最大的自私自利和自我为中心的念头,以及断除贪欲心等种种烦恼上。

因为凡夫一直以为有一个像在做老板一样的我,认为我是一切起心动念的动力或根源,因此一切的起心动念,和一切身口行为,都是在以自我为中心的我执基础上进行的。还有,我执中的我所执表现得很明显,比如有些人会产生我的家庭、我的亲朋好友、我的同事、我的学生、我的民族、我的上师、我的佛法、我的弟子等等的执著,只要众生认为是属于我的东西,会不顾是非曲直地去偏袒和维护,对于认为那些不属于我的,则会表现得很冷漠,甚至会有排斥。

尤其是在追名逐利的时候,大家知道这很明显是因为我执而引起的,即使是闻思修行、行持善法这些看起来和名利无关的事情,其实对一般的凡夫来说,也都是为了满足内心深处的我执,只是那样的我执比较细微,隐藏得比较深,一般人发现不了。

大家可以和色界的大梵天来进行比较,一般的人对于他人的慈悲,很难超过大梵天,大梵天对欲界诸众生为什么会有那么大的慈悲呢?因为碰巧的原因,大梵天误以为这些欲界的所有众生都是他所创造出来的,因此他把欲界的一切众生执著为自己的子女了,所以就对他们产生了极大的慈悲。现在正在行持善法、利益他人的道友,也可以反观一下,你们心中有没有大梵天那样对他人的善良、耐心、包容等等的慈悲,即使已经生起了这样真切的慈悲,如果没有经过佛法的引导,那它其实还是从内心里非常顽固的我执和我所执所引起的,这和出世的解脱并没有关系。

因此如果不树立起出离心和世俗菩提心加以对治,或者不以般若空性慧或者胜义菩提心进行对治,那么所有善行就像被毒药染污了一样,实际上都是在为我执在做服务,并不能形成三乘菩提的殊胜资粮。

但是这个“我”到底有没有呢?其实是根本不存在实质的东西,即连凡夫最执着的俱生我,就是没有认识到五蕴皆空的真相,而凭空根据五蕴而增益出来的一种幻觉。听到这样无我的法义,很多人会很奇怪,没有了我,那么是谁在造恶行善,谁在感受苦和乐,现在又是谁在听法,谁在积累资粮,谁在证悟成佛呢?

其实从无始到现在,一切众生的一切业都是五蕴中的各个蕴聚在做的,其中起最主要作用的,是行蕴和识蕴。比如造恶的主体是行蕴中的烦恼心所,造善的主体是行蕴中的善心所,感受苦和乐的是受蕴心所,在听

法和积累资粮、修行等的主体是行蕴中的心所和识蕴的心王,所有这一切,都根本没有一个是我所做的。

这样看来,我执的危害性很大,如果没有对治,那么它会将一切善行都染污掉。另外我执又完全可以被对治掉,因为它所执著的所谓的“我”,是根本不存在的幻觉。所以现在在学佛的人,都应该将我执,以及它所表现出来的自私自利、自我中心,以及各种烦恼等粗大的相作为修行对治的目标,争取早日以无我正见的摄持下修解脱道,以如幻如梦正见的摄持下集资净障,以般若的三轮体空正见的摄持下行菩萨道,来形成清淨的弘法利生的殊胜事业。

在许许多多佛经中,都强调了闻思必须落实到修行上的重要性。《楞严经》中阿难禀告佛说:“今日乃知虽有多闻,若不修行,与不闻等。”阿难尊者虽然广闻博学,但是没有修行,因此险些被摩登伽女迷惑,事后阿难尊者在佛前痛加忏悔,并说出了“若不修行,与不闻等”的深刻教训,确实值得大家反思。

《集一切福德三昧经》中说:“若有菩萨发菩提心,菩提所摄,言欲作佛,于多闻中而不勤修,诸众生中最为无智。”有菩提心志向的人,更应该会对治自己的我执、烦恼,才能够早日直接利益很多众生。但如果只是听闻对治的方法,而不去修行而落实,经中就说这是最没有智慧的人了。

《华严经》中也以四个形象的比喻开示了,只是听闻不进行修持的过失:

“佛子善谛听,所问如实义,非但积多闻,能入如来法。

譬人水所漂,惧溺而渴死,不能如说行,多闻亦如是。

譬人大惠施,种种诸肴膳,不食自饿死,多闻亦如是。

譬如有良医,具知诸方药,自疾不能救,多闻亦如是。

譬如贫穷人,日夜数他宝,自无半钱分,多闻亦如是。”

只是多闻,但不以闻思的智慧来修行,就像一个人在河中漂流,因为害怕溺水身亡,而不敢喝水,导致渴死;也像一个人给别人做了种种的美食,但是自己不知道吃,而导致饿死;也像一位良医,精通各种医术,但是不会医治自己的疾病;还像一个贫穷的人,日日夜夜为他人数钱,但自己却一贫如洗。《华严经》通过这些形象的比喻,揭示了只是听闻、思维法义,不去真实修行,是没有智慧而愚痴的事例。

《大宝积经》中佛给富楼那尊者开示了四种学法的方法,经中说:“佛告富楼那:菩萨有四法,则能修筑多闻,犹如大海不可竭尽,常能修筑多闻宝藏,能于诸法得决定义,于诸语言善了章句。何等四?菩萨求法,……求已诵读,诵读已正忆念,正忆念已,如所说行。富楼那!菩萨有此初法,则能修筑多闻,犹如大海不可竭尽,常能修筑多闻宝藏,能于诸法得决定义,于诸语言善了章句。”这四种方法是:一、勤求佛法;二、求已读诵,即将佛法熟读牢记;三、读诵已正忆念,就是不断忆念思维,力争通达法义;四、通晓之后,如所说行,即安住于佛法的所

论义中进行修持。

闻思经论的根本目的,就是修行而对治我执和烦恼。不管是在家居士还是出家僧人,不管是学哪一个法门,不管是参加了,般若、或道次第、净土、修心等哪个班级,只要是殊胜的因缘现在遇到了佛菩萨的经论,一定要调整好心态,要以对治我执和烦恼。今天和大家说这些,不是我自己已经断除了我执,像圣者一样没有人我执著,没有傲慢心,没有贪嗔痴的烦恼,站在那么高的修行境界里和大家讲。的确我也是一个凡夫,但是我闻思以后得到的一个心得,就是不能上我执的当,被我执骗了,不能以自我为中心,否则一切所作所行全都变成了非法行,全都和解脱背道而驰。这个三十六种不净物组成的身体,和心相续里充满了烦恼、业障、苦和自私自利,这样的身心上哪里有值得恭敬、赞叹,值得自豪的地方呢,但是这样的身心运用到闻思修行上面,间接来护持佛法、利益众生,就会产生巨大的价值。修行越好的人,越不会去求世间名利,他们没有以自我为中心,没有自私自利心,是以彻彻底底看破放下的智慧来做弘法利生的事业。

导师佛陀宣说八万四千法门,全都是为了让众生用来修行,调伏自己的心,对治我执,断除烦恼,除此之外没有任何其他的目的、众生修行了这样的甘露妙法后,能够彻彻底底地推翻所有轮回杂染的境界,凡夫天翻地覆一般地变成圣者,一切的我执、一切的自私自利、一切的自我为中心而引起的烦恼和业障,全部被清除得干干净净,在这样的智慧中弘法利生。我虽然没有修行成就,也并不是高僧大德,但是从闻思上来讲,依止了上师法王如意宝二十多年后,闻思了极其殊胜的佛法,现在回顾来看,确实没有用闻思来做世间法,没有将佛法用来增上自私自利和我执,可以说没有学坏。而且特别向往修行,一心清静地对三宝作闻思修行的法供养,有时候做的梦也是和闻思修行相关的,我想这一点是导师佛陀和大恩上师法王如意宝的成功培养而造就的。

学与修的三种层次

针对圣者见道之前的修行者来说,学与修可以各分出上中下三个层次。

首先学法有三种层次。下等的学,是能够对所学法的能论文逐字逐句地进行正确地消文;中等的学,是能够将能论文和所论的实际意义联系起来,在心中能初步显现出文句所对应的所论义的总相;上等的学,是进一步理清经论的科判结构,或者找出上下文的内在联系,以四种道理等的思维方法,多问几个为什么,将法义举一反三、融会贯通,从而在心中对所论文产生没有任何疑惑的定解。其中中等的学,已经产生了闻慧,上等的学,已经产生了思慧。

修行也分为上中下三种。下等的修,是不离上等的学所产生的定解,进行如实的观察修;中等的修,是观察修和安住修交替的过程,即通过观察修已经能够产生短暂时间的安住修,但在烦恼习气等的作用下,不久又退失,退失后再度在定解的摄持下进行如实的观察,并进入到安住修;上等的修,是在

经过较长时间的中等修后,能够自在地以定解的力量安住在所缘之境中,并最终产生出修慧来。

如果只有下等的学的水平,这时如果去修持,是不可能修起来的,因为没有正见,心中都是无明、邪见、疑惑,怎么能修出佛法的功德呢?就像蒸沙子不可能变成米饭一样。如果已经掌握了中等的学,则已经可以开始修行,但是因为理路不清,思慧还没有完全形成,因此修行会很慢,效果也不会理想,因此应该加强深入思维,融会贯通。如果已经掌握了上等的学,具有了清晰无误的定解,这时就应该安排专门的时间进行修持,先从下等的观察修开始,慢慢串习成熟后,就能顺利进入到上等的修行。

有的人喜欢闻思,修行的意乐和习气都不够,在产生了上等的学后并不进行修行,这样时间一长,他心中的思慧就会被忘记了。

大家应该检验一下自己目前处在学与修的哪一个水平之中。

比如说学修皈依。下等的学是将皈依的原因、目的、重要性、利益、对境、生起的种种方便、体性、类别、学处等内容逐字逐句理解清楚;中等的学是联系自身和众生等等的实际,在心中显现出这些皈依的能诠句的所诠义;上等的学是将皈依的各项内容如理进行深入的分析、思维,最终获得皈依的定解。

下等的修,是在打坐以及日常生活中,对自己或者其他众生,运用所获得的皈依的定解,一一进行如实的观察;中等的修,是已经能够安住在皈依的定解中,但是还不稳定,容易失去,因此再次在定解的摄持下,针对自己以及诸众生进行具体如实的观察,这样进行交替的观察修和安住修;上等的修,是在数数的交替串习后,能够自在地安住在皈依的定解之中,长时间进行这样的安住修后,最终生起永不退转、非常稳固的真正皈依心。

闻思若不以修行为目的容易滋生傲慢等烦恼

从无始以来一直在串习的我执,在一般人身上就表现为以自我为中心、追求享受、处处喜欢出头露面,以散乱度日子。学佛的首要目标就是要对治掉这个会产生无穷后患的我执,放下求名利、求财产、求享受的心,不再以自我为中心。现在很多初学者还没有树立起这样的目标,还没有把佛法当作断除过失、增长功德的修行教授,没有以信心来依教奉行,因此就很难尝到佛法的清凉味道,这样学的时间长一点后,就比较容易生起傲慢等的烦恼。

比如他会用所听闻到的佛法去观察别人的过失,比如说不恭敬其他的宗派,认为其他宗派都是不了义的,不定的,不是善说,或者说高僧大德讲得也一般,不是最高、最深的,或者说别的人思路不清晰,表达得一般,没有智慧,对他人相续中产生的深信因果等等的各种功德不会产生随喜心等。相反他会认为自己有闻思的智慧,自己的智慧非常殊胜。因为他没有按导师佛的断除我执和烦恼的要求去做,这表明他对导师佛陀并不在乎,他也没想过运用佛法来对治自己的傲慢等的毛病,因此对法宝也不尊重等,

对于僧宝,认为现在的出家人学的还不如自己,不会有什么功德,因此也不尊重,这样连归依心都会失去。如果他得到一些三藏法师等的名声的话,那就更加增上傲慢,更加害了自己等等。

虽然要发弘法利生的大愿,但不能在没有能力的时候首先就去直接做弘法利生的事,那样反而会适得其反。就像自己本身是一个奄奄一息的病人,在病情没有减轻之前,怎么可能去医治别人的病呢?真正有志于弘法利生的人,首先就应该让佛法在自己身上产生出功德,成为榜样,这样别人就会自动来你这里求法。

在自己学好之前,不要着急想着去改变别人,不要有教育别人的心理。有些人因为我慢心的驱使,无论学什么法义,都想着用这些法义去教育别人,在辅导、研讨佛法的时候,习惯性地用严厉的口气去教训别人,比如口气里明显会流露出我知道得比你们多,你们这条法义没有落实起来,那条法义也没有做到,言下之意只有他自己达到了要求。这样虽然看起来在交流佛法,但交流的方式已经明显被我慢等的烦恼染污了,这是和清淨慈悲清涼的佛法体性相违背的。有的反省能力强一点的道友,发现了这个问题,因此在讲解佛法的时候会经常用发露自己的过失作为对治,这点很值得随喜,但是有的时候,没有无我空性的正见,没有对治我慢,这样不去注意的话,即使是在发露自己的过失,说出来的口气依然还是在教训别人,这就是被狡猾的我执、我慢给骗了。

我执确实非常狡猾,你如果不加注意,它甚至会把本来是对治我执的无上佛法甘露,改变成增长我执、我慢等的助缘。但是我执和烦恼再强大,再狡猾,也抵挡不住佛法的对治法的力量。可以说,我执和烦恼,在佛法面前,它们都变得很脆弱,只要众生学好了佛法,再去运用佛法,它们就会自动减弱。如果分别心和烦恼、我执减少了,那么内心中的魔障就减少了,功德就增加了,如果分别心、烦恼、我执、我慢、自私自利的心增加了,那么内心中的魔障就已经增加了,反之功德就减少了。

除了闻思修行之外,其他像慈善等的善业,也只有得到了佛法的加持,才会变得功德无量,否则在没有对治我执和烦恼习气的闻思修功德之前,就去做很多所谓帮助众生的事情,结果呢,众生没有真正帮助到,倒很有可能是把自己给牺牲掉了。外在的做法是次要的,提高内在的水平,树立起深信因果等的正见,增上慈悲心等是非常重要的。

因此真正的三宝弟子,首先应在自己身上将佛法落实起来,对治掉自己的自私自利和烦恼,在自己的身心相续上展现出佛法的功德、闻思修智慧力量的加持,如果大家都这样去对治烦恼,几年之后,一大批烦恼轻、我执少、懂法义、有修持的弘法人才就培养出来了,他们所汇聚起来的弘扬佛法的力量是不可思议的。

这样大家在进一步了知了闻思修的关系之后,按照这样的方式去落实,就会让学修佛法越来越顺利,就能越来越感受到佛法的加持,同时也成就了护持正法的殊胜利益。

◆ 禅茶一味

铁色皱皮带老霜,含英咀美人诗肠 ——刘秉忠《芸云芝茶》	心为茶笋剧,吹嘘对鼎。 ——左思《娇女》	落日平台上,春风啜茗时。 ——杜甫《重过何氏五首之三》	酡颜玉碗捧纤纤,乱点余花睡碧衫。 歌咽水云凝静院,梦惊松雪落空岩。 空花落尽酒倾缸,日上山融雪涨江。 红焙浅瓯新火活,龙团小碾斗晴窗。 ——苏轼《记梦回文二首并叙》
犀日何缘是个长,睡乡未苦怯茶枪。 春风解恼诗人鼻,非叶非花只是香。 ——杨万里《三月三日雨作闷闷十绝句》	茗生此中石,玉泉流不歇。 ——李白《答族侄僧中孚赠玉泉仙人掌茶》	遥闻境会茶山夜,珠翠歌钟俱绕身。 ——白居易《夜闻贾常州、崔湖州茶山境会亭欢宴》	